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系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燈下歸人

蔣麗英

晚上陪遠道而來的客戶吃飯，飯局散時已九點多。車燈劃開沉沉夜色，往鄉下趕的路，仿佛比白天漫長許多。城市燈火一點點向後退去，曠野鋪展成無邊的黑暗，像浸透了濃墨，靜靜覆在田野與村莊之上。車輪碾過路面的聲響單調清晰，一聲一聲提醒我：正奔赴家的方向。

路程並不算遠，二十分鐘便到。車子停穩，我抬眼一望，一樓漆黑，沒有一絲光亮從窗縫漏出。心猛地往下一沉，像有什麼東西悄然落空。那盞長久為我亮著的燈，再也不會有了。黑暗自窗口漫溢出來，無聲裹住整幢屋，也裹住我的心。我坐在駕駛座，沒有立刻下車，久久凝望著那扇漆黑的窗。恍惚之間，一點昏黃微光，自記憶深處緩緩漫上來。

讀書時，每晚晚自習歸家，遠遠便能望見家裡那盞燈。一團暖黃，嵌在濃重夜色裡，安穩如一顆篤定的心。早年鄉下的夜遠比現在幽深，田埂上風起，裹挾稻禾清香與細碎蟲鳴。我騎著自行車，鏈條在寂靜中嗒嗒輕響。只要抬眼看見那束光，心底的惶恐便瞬間消散，腳步不自覺加快。母親總守在燈下等我，有時坐著納鞋底，有時留著燈，人靠著椅背淺淺打盹。鍋裡永遠備著點心，花樣從不重復：一碗酒釀圓子，兩只糖水荷包蛋，或是一籠暄軟的蒸紅薯。只要看見這盞燈，我便知道，到家了。這盞燈，不問歸期，長久不熄。

後來嫁人，婆婆也曾為我留燈。只是那光亮不常有，大多時候是被遺忘了。我心裡清楚，這原不是她的本分。可深夜行路，人心總是柔軟，總會不由自主想起母親那盞永不落空的燈。這份失落不便言說，說出口便顯得矯情，只能默默藏在心底。每每歸家撞見漆黑的窗，心底總有一角，輕輕塌陷。

車停在樓下，夜風輕輕拂過。院中的桂花樹影影綽綽，如一團化不開的墨。這一刻我忽然懂得：有些燈，不是用來照亮道路，而是用來安放人心。燈滅了，路依舊在，只是心靈要多走一程，才能尋到回家的暖意。

我輕輕推開門。屋內靜謐幽暗，我沒有急於開燈，在門口靜靜佇立片刻，像是與記憶裡那盞舊燈作別。空氣浮動著舊木與書籍淡淡的氣息，一縷若有若無的桂香，順著窗縫悄悄漫進來。指尖觸到牆壁上的開關，終究沒有按下。閉起雙眼，母親燈下的模樣清晰浮現：微側的身影，納鞋底時微微弓起的脊背，花白的發絲在燈光下泛著柔和光暈。剎那間我恍然，她並未走遠，只是把這盞燈，交到了我的手上。

抬手按下開關，燈光落下，照見空中浮動的微塵，也照見我微微泛紅的眼眶。我坐在客廳，給自己倒一杯溫水。窗外鄉夜遼闊，遠處零星幾點燈火，散落在田埂間，宛若零落星辰。院中的桂樹影子在牆面輕輕搖晃，風攜來淡淡的涼意與花香。我端著水杯站在窗前，玻璃映出我的影子。忽然想起從前，母親也是這般，立在燈下，遙遙望著我歸來的方向。她守望了我許多年，如今輪到我，在燈下等候自己歸來。

我想，往後這盞燈，該由我自己點亮。

鄉下的夜格外安靜，靜得能聽見吃面的聲響。我煮一碗面，臥一枚荷包蛋，一如當年母親為我准備的模樣。面湯熱氣氤氳，模糊了鏡片，也模糊那些再也回不去的舊時光。吃完收拾妥當，關上一樓的燈，走上二樓臥室，卻看見一盞小小的夜燈亮著。二寶聽見動靜，睡夢中含糊輕喚：「媽媽，你回來了？」不知從什麼時候起，這盞小燈，是二寶特意留著，等我回家。光線清淡，薄如月色，落在心底，卻沉甸甸，滿是暖意。小小的身子蜷在被褥裡，呼吸勻淨，安靜得如同小貓。我俯身輕吻他的額頭，心底漫開酸澀又柔軟的情緒。

待他日他升入初中，我也會為他長久留一盞燈，就像當年母親為我留燈那樣。燈光不必耀眼，足以照見歸途就好；暖意不必濃烈，足以焐熱夜歸之心便足夠。

待到明晨醒來，夜色褪去。我會早早起身，為他煮一碗面，臥一枚荷包蛋，坐在燈下，等候他揉著惺忪睡眼走下樓。

一如從前母親，為我留燈的模樣。

我喜歡坐在陽台看月亮

王繼瓊

陽台上擺著一把塑料凳，紅漆已經掉了一層。它是我在教室素色的第一件家當，坐上去有點晃，一晃就吱一聲。凳子旁邊立著拖把，晾衣桿上掛著毛巾，風一吹，巾角就掃在我耳朵上。凳腳邊摞著一疊作文本，我每天晚上都坐在這兒等月亮。

這話說出來不像實話。我教了二十年書，白天上課、批作業、在辦公室裡接家長的電話，晚上搬個塑料凳坐在陽台上看月亮，自己也覺得有點假。可我確實是這麼坐著的，有時候點一根煙，有時候就空著手坐著。

剛搬來的時候，月亮不好找。對面有棟樓，比我們高許多層，月亮爬上來，先被樓邊擋住，要等它走到樓角的位置，才忽然一下，整張臉露出來，正正在我們兩家樓頂之間。我後來記住了它的位置：空調外機上面一點，再往左一尺。到了點，我就抬頭看。

城裡的月亮薄。它不亮，像被人擦過一道，邊上還毛著。它吊在天上，底下是別人家的窗戶，有的亮著，有的已經暗了。有些晚上，雲從它後面走過去，月亮被挑一下，露出來，再被挑一下，又躲進去。看得多了，我就不著急。

一年四季的月亮不一樣。春天霧重，月亮常常是白蒙蒙的一塊。樓下枇杷樹的葉子濕漉漉地反著光，能聽見水從葉尖上往下滴，嗒，嗒。這時候我坐不久，濕氣太重，嗓子眼一到陰天就發癢，忍不住要咳兩聲。夏天最好是雷雨過後。雨一停，雲往下沉，月亮就露出來。雨後的月亮最清，清得發涼，光落在陽台的水泥地上，把我拖地留下的水印照了出來，一道道斜鋪著。

蚊子多，我點一盤蚊香放在腳邊，煙是直的，升到腰高才散。秋天最舒服。天干淨，風也干，月亮比平時大一圈，邊子利落。

樓下有人在跳廣場舞，音樂一陣一陣送上來，很吵。月亮不理它，照舊掛著。冬天冷。我穿棉襖坐一會兒就得進屋。有一年臘月十五，月亮亮得能把晾衣桿的影子照在地上，我看了很久，進屋的時候鼻子凍得發酸，用手一摸，是濕的。

月亮這東西，我從小看到大。在老家，月亮是院壩上空的。吃過晚飯，我爹坐在門檻上抽煙，我媽在灶房裡洗碗，我躺在涼席上，數月亮旁邊的雲。我媽從灶房出來過一趟，說，不要用手指月亮，指了要爛耳朵。我趕緊把手收回來，攥在胸口，攥了很久。

小時候的月亮又圓又滿，一抬頭就在，我從來沒有專門去看過它。後來出了門，月亮就不好看了。剛分到鄉下的頭一年，我住在學校後面一間舊教室改的宿舍，瓦頂，西曬，白天曬得像鍋蓋，晚上燙得睡不著。幾個年輕老師把席子鋪到操場上，躺成一排。月亮從山背後升上來，比城裡的月亮大，紅得像蛋黃，走到一半，被籃球架上的橫桿切成了兩半。有個同事說，你們看，上頭半塊是月亮，下面半塊也是月亮。大家都笑。笑完，誰也沒說話。

再往後換過兩所學校，看過幾種月亮。宿舍的窗戶對著一堵牆，牆外頭有月亮，看不見；帶學生出去比賽，住在縣城的賓館，窗外的月亮亮得能看清停車場的車牌；坐夜班車趕回來監考，月亮跟著車往後退，退了一路。

前年有一回，我媽晚上給我打電話，問我冷不冷，我說不冷。她說話的時候背後有風聲，我問她在哪兒，她說在院壩上收豆子，「月亮大得很，看得見豆子。」我當時也站在陽台上，抬頭看我們這邊兩塊樓頂之間的天——我這邊是陰天，樓縫裡一片黑。

我大概就是從母親收豆子這個晚上起，才認真在陽台上看月亮的。其實我並不是在看月亮。它不會變，一晚上只挪一格。是我自己在變。坐著的時候，才覺得這一天的活干完了：作業本批到了最後一摞，明天要講的一課已經備完，家長群裡沒有人再追問分數，我媽的降壓藥還有半盒，兒子下個月的伙食費打過去了。這些東西壓著我，只有坐在陽台上這一會兒，它們才松開一點。

今天晚上的月亮不錯。我坐在這把晃的塑料凳上，抽完一根煙，把煙頭在煙灰缸裡按滅。樓下有人騎電動車過去，兩盞燈一前一後；有一家的小孩在哭，哭聲從四樓傳下來，傳了一段停了。月亮走到樓角的位置了，正好落在我們兩家樓頂中間。

我站起來，把凳子往牆邊推。明天早上頭一節有課，得早點睡。明晚上它還會從樓角出來先被樓擋住，再挪到我們兩家樓頂之間，一下整張臉露出來。

進屋關燈之前，又回頭看了一眼它還在。

瓦簷下秋聲滴落下來

于春林

我總愛在秋天回到老家，打開塵封了春夏時長的老屋，搬一把落滿塵土的藤椅，清理干淨後坐在屋簷下，什麼也不做，靜靜地等著秋聲順著瓦簷的紋路，一滴一滴落進懷裡。哪怕一日，兩日。

之所以稱為老屋是因為它是父親、母親留給我的。父母過世後，我離開了老屋，留下它默默地度過毫無生氣的歲月。老屋留給我的不僅僅是生命的記憶，還有哪些割舍不斷的情緣，諸如秋天裡的老屋留下來的秋聲、秋韻。它們每一年都會邀約我回來，小住幾日，重新燃起老屋的煙火氣。

老屋最先落下來的秋聲，它是藏在瓦壟間。前幾日老家剛剛下過一場清潤的秋雨，青瓦被淋成黝黑色，經秋陽一曬，瓦縫裡積的水珠就順著瓦當往下滴，一滴、兩滴……那聲音不是夏雨那樣劈裡啪啦的急驟，而是慢的，輕的，「吧嗒」一聲砸在簷下的青石條上，濺起了細碎的水珠；隔幾秒，又「吧嗒」的一聲，像母親用粗糙的指尖輕輕叩著舊時光的門。母親總說，瓦縫的水滴落下來是為秋天數日子，數著數著，地裡的莊稼就熟了，家裡的糧倉就滿了。那時，我不理解母親話裡的含義，今天想來才懂得母親是在秋聲裡盼望五谷豐登的日子，那是她歲月累積的生活經驗，也是我們家每一年殷實秋天的節奏。今天，我聆聽著秋的滴落聲，聽出了父輩們生活的箴言。

今天初春，我回來一次老家，只是簡短的半日時光，在老屋門前的牆根兒撒下來幾粒南瓜的種子。秋天回來，我聽到秋聲裡還混著牆根下老南瓜藤的動靜。只見藤蔓攀著牆根爬了半牆，葉子有些斑駁，秋風吹過，泛黃的葉片互相摩挲，沙沙的聲響細得像耳語。藤上掛著的幾個泛黃的老南瓜，表皮已經曬得泛出金黃的光。秋風一吹它就輕輕一晃，活脫脫一位智者搖晃著時光的腦袋。偶爾有一片枯透的葉子脫了藤，打著旋兒落在瓦簷下的柴堆上，那一聲輕響，早已被風遞到我的耳朵裡。藤椅搖晃著，我的眼角有些濕潤。這些南瓜就是父親曾經種過的種子在延續。



我起身離開藤椅，在院子裡徘徊。我仔細打量著老屋的一切，摩挲著老屋褐色的牆。我仰著頭，往遠處聽，田埂上的秋聲更熱鬧些。

村外的莊稼已經成熟，人們開始收割了。玉米葉子在風中發出沙沙的響聲，仿佛在一起唱著豐收的歌。偶爾有開著農機車的村民在老屋門前經過，農機車馬達的「突突」聲在老屋大門外整潔的街道上回響。如今，鄉親們下地干活都開著自家的小車或是農機車了，和過去扛著鋤頭步行下地早已是今非昔比。

其實，最動人的秋聲裡總裹著家鄉的煙火氣。鄰居堂嫂坐在簷下的小板凳上，手裡翻著曬了半干的各種顏色的秋菜，有紫色的小茄子，綠色的小黃瓜，紅色的小辣椒，竹耙子劃過竹匾的聲響，脆生生的，那是秋天裡誘人的聲音。旁邊的大竹籃裡，新摘的碩大的紅棗，圓滾滾的山楂紅得醉人，連風裡都帶著香甜的味道。堂哥、堂嫂他們特意為我准備了豐盛的飯菜，灶房的鍋灶裡裹著煮玉米的甜香飄出來，混著簷下滴下來的水聲，把整個秋天都揉得軟乎乎的。我吃著家鄉的飯菜，幸福的感覺從心底湧出。

黃昏，瓦簷上的陽光慢慢西挪，把青瓦的影子拉得很長。我的心充滿了無限的柔情。從前總以為秋聲是蕭瑟的，自古逢秋悲寂寥；如今，我坐在這瓦簷底下才懂，家鄉的秋聲，從來都不是悲戚的。它是慢的，是暖的，是家鄉人曬了整個夏天的期盼，是老屋藏了一年的安穩，是家鄉還健在的親人坐在身邊，連風都帶著熟稔的暖意。

短暫的回鄉之旅就要結束了。為了生活，我還得去奔波。暫別老屋之際，秋聲再一次一滴一滴落下來，落在青石條上，落在柴堆上，落在我搭在膝頭的手上，也落在我的心間。家鄉的秋聲不用你刻意去尋，只要你肯慢下來，坐在老屋簷下，閉起眼睛，就能接住這一整個秋天的溫柔。帶著不舍，帶著耳畔的秋聲，我辭別了家鄉人，走進了滿目秋色的秋天裡。

老師審稿辛苦了，謝謝您，感恩！

天寒露重驚秋晚

錢續坤

在二十四節氣中，如果說「白露」是炎熱向涼爽的過渡，那麼「寒露」則是涼爽向寒冷的轉折。關於「寒露」，史書中記載：「斗指寒甲為寒露，斯時露寒而冷，將欲凝結，故名寒露。」此時的氣溫較白露時更低，露水也更多，原先地面上晶瑩的露水將凝未凝，皎白成霜，帶有點點寒意，故名。古代的詩人常常借此描繪秋天落葉飄零、深沉蕭瑟的氛圍，同時抒發對季節交替、時光流轉的感慨。

《月夜梧桐葉上見寒露》是唐德宗貞元年間蘇州詩人戴察創作的一首五言排律：「蕭疏桐葉上，月白露初團。滴瀝清光滿，熒煌素彩寒。風搖愁玉墜，枝動惜珠干。氣冷疑秋晚，聲微覺夜闌。凝空流欲遍，潤物淨宜看。莫厭窺臨倦，將晞聚更難。」寒露時節的月明之夜，梧桐樹葉上的露水引起了詩人濃烈的興趣，並由此發出美好事物都是稍縱即逝的深沉感慨，表達了詩人對美好秋景的依依不舍。全詩對露水生成、形態、變化、環境和消失的描寫十分細膩，把露水之美展現得淋漓盡致。此詩因生動刻畫節氣特征，成為後世寒露專題文化活動中反復引用的經典作品。

與戴察有所交集的韋應物，亦留有一首五言排律《授衣還田裡》：「公門懸甲令，浣濯遂其私。晨起懷愴恨，野田寒露時。氣收天地廣，風淒草木衰。山明始重疊，川淺更逶迤。煙火生閭裡，禾黍積東菑。終然可樂業，時節一來斯。」

此詩以寒露時節的田園景象為背景，抒發了詩人對崇尚自然與隱逸生活的復雜情感；特別是尾句，表達了詩人對農業勞動的尊重和對田園生活的熱愛。

杜甫的詩歌風格是沉郁頓挫，用他自己的話說，即：「至於沉郁頓挫，隨時敏捷，而揚雄、枚皋之徒，庶可跂及也。」寒露作為一種意象，比較契合這種風格，其訪友詩《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、十四主簿兄弟》雲：「藜杖侵寒露，蓬門啟曙煙。力稀經樹歇，老困撥書眠。秋覺追隨盡，來因孝友偏。清談見滋味，爾輩可忘年。」寒露裡的杜甫是清苦的，也是詩意的，從詩中不難看出，詩人此時已經步入晚年，身體大不如從前，而孟氏兄弟則以孝友著稱，這讓杜甫感到溫暖與慰藉。此詩反映了杜甫晚年的現實狀況，以及他隨遇而安的生活態度，還有他珍視友情的可貴精神。

「裊裊涼風動，淒淒寒露零。蘭衰花始白，荷破葉猶青。獨立棲沙鶴，雙飛照水螢。若為寥落境，仍值酒初醒。」白居易的《池上》，則將「裊裊涼風」與「淒淒寒露」相互呼應，勾勒出寒露時節天氣轉涼、露水淒清的景象；通過對蘭花凋零、荷花殘破的描繪，表達了作者對季節更替的敏銳感受和深深憂思，並且體現出詩人深邃的思想與豐富的情感世界。

在所有吟詠寒露的詩詞中，最值得稱道的當數中唐詩人元稹的《詠廿四氣詩·寒露九月節》：「寒露驚秋晚，朝看菊漸黃。千家風掃葉，萬裡雁隨陽。化蛤悲群鳥，收田畏早霜。

因知松柏志，冬夏色蒼蒼。」詩中不僅形象地描寫了「寒露三候」的特征：「一候鴻雁來賓，二候雀入水為蛤，三候菊有黃華」（元·吳澄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），而且以其大氣磅礴、悲壯雄渾的氣勢，描寫了寒露時節景物的獨特之美，給人以很高的藝術享受。

尤其是「寒露三候」中的第三候「菊有黃華」，吟詠的詩句更是不勝枚舉。菊花，又叫「黃花」「九花」，素有「花中隱士」「花中君子」之稱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，常被用來象征高潔、堅韌和不屈不撓的精神。白居易以「滿園花菊郁金黃，中有孤叢色似霜」，表達了對白菊孤傲品格的贊美；元稹的「不是花中偏愛菊，此花開盡更無花」，暗含對菊花歷盡寒冷堅強品格的謳歌；杜甫用「寒花開已盡，菊蕊獨盈枝」，描寫其不與群芳爭豔的傲然；黃巢的「待到秋來九月八，我花開後百花殺」，則表現了菊花不畏強權、獨立寒秋的堅韌性格。

總的來說，古代詩人筆下的寒露不僅僅只是一個節氣，更是一個充滿詩意和情感的象征。他們通過對寒露時節氣候和物候的細膩描繪，以及對花草樹木、鳥獸蟲魚的生動刻畫，讓我們感受到了寒露時節的獨特韻味，也讓我們領略到了唐代詩人的卓越才華和深厚情懷。